

# 傳承金庸武俠精髓，助推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金庸文化大家談 系列五

楊政龍

今年是中國武俠小說泰斗金庸先生的百年誕辰。「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金庸以歷史為骨、想像為肉、精湛文筆為靈魂，融合中國傳統文化精髓，交織俠骨柔情與家國情懷，為讀者創造出一個熱血而且氣勢磅礴的武俠世界。金庸小說誕生於香港，成名於香港，在新時代，我們不但要傳承好他的作品，更要發揮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優勢，進一步助推金庸和其作品蘊含的優秀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因此，我在創意文化產業、國際文化交流及灣區文旅發展三個方面，有如下建議：

第一、充分挖掘金庸小說IP價值，構建浩瀚武俠宇宙。

漫威用十一年二十三部電影作品，成功打造一個盛大的漫威宇宙，掀起全世界「超級英雄熱」，同時將自己的文化與價值觀傳遞給世界。金庸十五部武俠小說巨作，當中歷史的宏偉、人物的豐富、劇情的精彩、內涵的深刻，無疑是文化藝術界裏最流行的IP之一。我建議通過梳理金庸武俠小說的時間軸，建立統一的世界觀和設定，通過香港國際化的影視製作技術，開發系列影視作品，讓每部作品有自己獨

立的故事線，同時與其他作品相互關聯，構建一個極具中國特色和文化內涵的武俠宇宙，為世界影迷創造新時代的武俠夢。

這樣不但讓觀眾有更豐富的故事體驗，也可以培養年輕一代成為「養成系」受眾，長期維繫受眾的黏性。通過精心塑造人物正面形象，也可以潛移默化向觀眾傳遞中國傳統文化中仁愛、重視家國大義的價值觀，以此增強中國文化在國際舞台的影響力。

我們也要充分挖掘金庸武俠小說IP價值，覆蓋漫畫、電影、電競、玩具等領域，開發周邊產品，打造完整產業鏈，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大化。

第二、舉辦金庸武俠文化交流節，再現武林盛事。

為紀念金庸的文學成就並弘揚中國武俠文化，我建議以特區政府為主導，其他社會機構或企業協助，舉辦金庸武俠文化國際交流節，集娛樂、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內容於一體的盛會。

首先，文化節可以舉辦金庸作品展覽，展示原版手稿、插圖和珍貴的影像數據，讓參觀者深入了解金庸小說的創作過程和背後故事。

其次，組織武俠劇場表演，再現小說中的經典場景和武打動作，讓觀眾身臨其境地感受到武俠世界的精彩。此外，可以邀請專家學者進行講座和討論，探討金庸武俠小說的文學價值和文化影響，增加參加者的知識儲備和對中國武俠文化的認同感。

通過多樣化的活動形式，促進國際讀者和影迷之間的交流，金庸武俠文化節將再現武林盛事，讓更多人了解和喜愛金庸的武俠世界，進一步提升其文化影響力。

第三、建設武俠主題樂園，規劃特色文旅路線。

在文旅方面，我建議在大灣區建設一個金庸武俠主題樂園，讓遊客在遊玩中體驗到武俠世界的無窮魅力。這個樂園可以設計成一個綜合性的娛樂場所，包含多種遊樂設施、景點和活動。

首先，樂園內可以設置多個主題區域，每個區域對應金庸小說中的不同場景，如少林寺、桃花島、襄陽城等。在這些區域中，遊客可以參觀場景還原的建築，並參與各種互動遊戲，如射箭、馬

術等，體驗古代武俠的生活。其次，可以設計一系列的主題遊樂設施，讓遊客親身感受武俠世界的緊張與刺激。此外，還可以設立武俠劇場，定期上演金庸小說改編的舞台劇和表演，讓遊客在觀賞表演中感受金庸故事的魅力。

最後，可以借助大灣區內便利的交通設施，規劃灣區特色文旅路線，將武俠主題樂園和周邊的歷史文化景點、自然風光等結合起來，形成一條完整的旅遊路線。遊客可以在遊玩的同時，了解當地的歷史文化，增強旅遊的豐富性和趣味性。這不但可以吸引更多的遊客，還可以推動灣區經濟增長。

傳承和發揚金庸的精神財富，推動武俠文化走向世界，不但是對金庸先生最好的紀念，也是弘揚中國文化、提升文化自信的有力舉措。我希望以上建議可以為金庸武俠文化在新時代的傳播與發展注入新的活力，讓我們攜手共進，為世界呈現一個古老且新穎，傳統且創新的武俠文化盛宴，讓金庸武俠文化在新時代綻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作者為全國政協委員、英皇集團副主席

楊政龍



## 章士釗



白話文人物志

李春陽

章士釗是湖南善化人，與浙江餘杭章太炎不同族、僅同姓，但他喜說吾家太炎先生。章士釗曾任《蘇報》主筆，少年能文，被時人稱道。一九一四年《甲寅月刊》創辦於日本東京，是黃興派的「歐事研究會」同仁刊物，章士釗撰寫《本志宣言》說，「本志以條陳時弊，樸實說理為主旨，欲下論斷，先事考求，與日主張，寧言商榷，既乏架空之論，尤為無偏黨之懷，惟以己之心，證天下人之心，確見心同理同，即本以立說，故本志一面為社會寫實，一面為社會陳情而已。」其主要作者除主編章士釗外，陳獨秀、李大釗、高一涵、易白沙、吳虞、吳稚暉、張東蓀、汪精衛、張繼、楊昌濟、謝無量、程演生、蘇曼殊、劉文典等，後來都成為《新青年》的撰稿人。胡適說，「甲寅派的政論文，在民國初年幾乎成一個重要的文派。這一派的健將，如高一涵、李大釗、李劍農等，後來也都成了白話散文的作者。」

章士釗是林紓之外白話文運動最著名的反對派，雖與陳獨秀、胡適為友，但在文白之爭上，一生並不妥協。他和胡適在一九一六年同時進入北大作教授，章士釗講授邏輯學。一九一七年在章太炎的支持下《甲寅》恢復，率先與《新青年》對壘。一九二五年，章士釗再度復刊《甲寅》，還組織了一次對於白話文運動的「反攻」，發表過系列質疑白話的文章。雖然章士釗對文言的堅持越來越勢單力薄，但到最後他也不肯放棄。章士釗最重要的專著《柳文指要》，在一九七一年由中華書局出版，豎版繁體

字，以文言寫就。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訪華，周恩來曾以《柳文指要》贈送美國總統，章士釗簡直是那個「破四舊」時代的「異數」了。

章士釗人生的敗筆，是做段政府教育總長期間鎮壓北京女師學潮，後成了魯迅在雜文裏主張痛打的「落水狗」。他的住宅被遊行的學生攻佔，傢具被搗毀，字畫藏書被焚，他帶妻子及時逃脫。一九五九年毛澤東為了讓章士釗從中央文史館副館長升任館長，安排飯桌上請章士釗向人澄清他與「三一八」慘案的關係始末，以及他與魯迅的恩怨，還託周恩來轉告許廣平，如果魯迅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文革」中年逾八旬的周作人遭紅衛兵毆打，走投無路之時，向章士釗寫信求救。漢語詞彙有成語曰「義薄雲天」，指人與人之間除了交換利益外，還有一種古老的關係可稱為「贈予」，無論是贈予者還是受贈者，不必考慮「代價」與「報償」，這種超越利益關係的存在，是人生值得留戀的少數價值之一。那封信的文字沒有見到，但我相信它是一封文言書信，漢語文言能給處於窘境的人在求助時依然保留應有的體面，相反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白話語境裏，這位曾經的白話文運動的文體家，大概會找不到詞語可用。

也許，章士釗一生堅守的不僅僅是文言。

盧冀野於章士釗文風的評價是，「他的文章以墨學做根底，以邏輯和文法做規則，所以嚴謹細密，沒有地方可以攻擊他。他能把中國墨子、印度的因明、西洋邏輯熔為一爐，比梁、胡一般人要高一些。」

一九七三年，九十二歲高齡的章士釗，受毛澤東委託專機赴香港，意在與台灣當局聯絡協商祖國統一大業，病逝於香港。（四）



英倫漫話

江恆

彩。

就在今年六月，英國科研人員從十八世紀建造的「勝利號」戰艦受感染的橫樑上，取下一隻報死蟲，用來創建該物種的第一個完整基因組序列。之所以這麼做，緣於英國人深受其害，以這艘一七六五年下水並在一八〇五年特拉法加海戰中成名的古老戰艦為例，船上的木板經常被蛀爛，直到一九二二年，其被移至樸茨茅斯作為博物館船保存下來後，人們才首次發現是報死蟲作祟的證據。接下來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近一百年來，這種蟲子一直是造成「勝利號」這類戰艦上大量木材不斷被損壞的罪魁禍首。

實際上，這種有着厚厚外殼、六條腿和兩根觸角、帶有絨毛的甲蟲，也是一些歷史悠久的建築的天敵，由於報死蟲主要寄生於橡木，而英國許多古老建築都用橡木建造，這為蟲害氾濫創造了條件。報死蟲通常會在同一塊木頭上繁衍好幾代，直到吃光木材，令房屋隨時有倒塌的風險。最著名的事件是一九一三年，國會大廈威斯敏斯特大廳的屋頂在檢修時發現，多根木頭橫樑已被蛀空，差點就垮塌，當局緊急維修才躲過一劫。

報死蟲的破壞力為何這麼大？據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昆蟲學家麥克斯韋·巴克萊解釋說，雖然成年甲蟲只能存活一兩個月，但在幼蟲階段卻可以存活十年，飢餓的幼蟲最喜歡吃陳舊的東西，像是腐爛的木頭，尤其是橡木。漫長的幼蟲期讓牠們在古老的橡木房樑上留下

## 傳奇甲蟲

一條條深深的隧道，嚴重破壞木材的穩定性。通常一開始損害並不明顯，能看到的只是比鉛筆直徑還小的孔洞，但實際上早已敗絮其中，直到某一天建築物就轟然倒塌了。

然而，報死蟲的可怕之處不止如此，人們總是把其和死亡聯繫在一起。早在十七世紀的英國，當親人生病時，有時會從牆壁上傳來有節奏的敲擊聲，這讓家人們感到緊張，民間將這種聲音比喻為死神時鐘的滴答聲，預示着死亡即將到來，敲擊的速度越快，死亡就越近。英國自然學家托馬斯·布朗在一六四六年寫道：「許多房間裏經常聽到輕微的叮噠聲，有點像鐘錶的聲音。很少有人能逃脫死亡時鐘的噪音。」事實上，發出這種聲音的正是報死蟲，牠這麼做並非預示死亡，而是求偶行為，雄性成蟲敲擊木頭是為了吸引雌性，而雌性敲擊則是回應，彷彿告訴雌性「我在這裏」。

但在夏日安靜的夜晚傳來這種敲擊聲，尤其在科學不發達的時代，着實無法讓人心安。伴隨着各種迷信說法的流傳，報死蟲的不祥名聲頻繁出現在文學作品中。例如，一八四三年，偵探小說鼻祖愛倫·坡在《洩密的心》中寫道：「他一直靜靜地坐在床上，側耳聆聽——就跟我每天夜裏傾聽牆縫裏報死蟲的聲音一樣。」一八七六年，馬克·吐溫在《湯姆·索亞歷險記》中描寫，主人公湯姆在床上等待哈克時，聽到了報死蟲的聲響：「接着床頭的牆裏有一隻小蛀蟲發出一陣陰森可怕的踢嗒聲，這聲音使湯姆嚇得心驚膽戰——這似乎意味着某個人的日子不多了。」此外，在一首基督誕生頌歌中，客棧老闆不停地抱怨：「天花板裏有報死蟲！」

即使到了現代，報死蟲作為厄運象徵在文學中得以延續。比如一九九五年，愛麗絲·霍夫曼在她的小說《實用魔法》中提到報死蟲是死亡的預兆，主人公在她丈夫去世前不久聽到了蟲子的

敲擊聲。而根據她的小說《超異能快感》改編的同名電影中，報死蟲獲得了很多戲分，被認為是詛咒的確實證據，女主角莎莉曾絕望地尋找並試圖毀滅牠，以此來拯救她的丈夫。報死蟲甚至出現在紀錄片《人類消失後的世界》系列中，假設當人類消失一百年後，名畫《蒙娜麗莎》會被這些蟲子吞齧，因為它是畫在木頭上的，當水汽穿過保護罩後，可憐的畫作便成了報死蟲繁衍的最佳庇護所。

如同紀錄片中的預言，報死蟲展示了頑固的生存力，尤其幼蟲躲藏在木頭深處，想要外用殺蟲劑來殺死牠們，基本上是無效的，而氣體薰蒸雖然有效，卻容易給木頭造成損害。前文提到，科研人員將從「勝利號」戰艦提取的報死蟲來獲取基因序列，旨在破解對抗害蟲的謎題，比如報死蟲的幼蟲靠吃被真菌感染的腐爛木材發育，人類將能發現哪些基因轉移幫助牠們吃木頭，從而對症下藥。同時作為科學界「生命之樹」計劃的一部分，其有助繪製整個地球基因和物種的進化歷史。

凡事總有兩面，報死蟲也並非人類想像的那麼壞。按昆蟲學家說法，在自然環境中，牠們可以在老樹幹中找到，分解那些枯死的木材，對生態系統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唯有更多地了解周圍發生的事情，才能更好地了解世界。



▲報死蟲主要寄生於橡木。資料圖片

## 巴黎奧運的動人時刻



黛西札記

李夢

為期十七天的巴黎奧運會，上周日順利落幕。中國代表團以四十枚金牌、二十七枚銀牌、二十四枚銅牌共計九十一塊獎牌的優異成績，創造境外奧運參賽最好成績。

體育迷如我，自然不會錯過四年一度的奧運。從射擊到跳水，從乒乓球到羽毛球到曲棍球，從游泳到今年首次亮相奧運的霹靂舞，都是極具觀賞性亦扣人心弦的競技項目。台下與電視前的觀眾，一方面為中國健兒取得獎牌和突破歷史的好成績而歡欣鼓舞，另一方面又為這些年輕人在壓力和曲折面前仍堅持不懈、勇往直前的精神而心生敬意。只要在賽場上用盡全力、自信展現，不論輸贏，都是英雄。

從上屆東京奧運會開始，奧林匹克格

言在「更高、更快、更強」之後又加入「更團結」，賽場內外，運動員們儘管國籍、年齡、文化背景各異，都能以開放、積極、包容的心態投入比賽、享受比賽。年逾六旬的華裔盧森堡乒乓球選手倪夏蓮，參加過六屆奧運比賽，儘管每次都無法得到獎牌，但她的樂觀自信無時無刻不在感染同場比賽的選手和場外觀賽的我們；今年首次參加奧運霹靂舞比賽的十八歲小將劉清漪，面對世界排名和比賽經

驗都高過自己的外國選手毫不怯場，以陽光和充滿活力的面貌熱烈鬥舞，雖在半決賽遺憾落敗，賽後仍微笑擁抱祝賀對手；乒乓球混雙決賽，孫穎莎和王楚欽驚險獲勝，賽後與獲得銀牌和銅牌的朝鮮與韓國選手相擁開心自拍，中朝韓三國年輕人同框合影，留下珍貴瞬間；羽毛球運動員何冰嬌半決賽時的對手、西班牙選手瑪蓮因傷退賽，何冰嬌登上領獎台時，一手握



選手相擁開心自拍，中朝韓三國年輕人同框合影，留下珍貴瞬間；羽毛球運動員何冰嬌半決賽時的對手、西班牙選手瑪蓮因傷退賽，何冰嬌登上領獎台時，一手握

▲中朝韓三國運動員在乒乓球混雙比賽領獎台合影。